

## 纪实散文

## 逮鳖鹰

刘彦章

今年夏季特别热。一天,郭东伟一大早就起了床,吃过早饭,带着鹰船与鱼鹰,驾驶机动车三三轮车,朝着沙颍河出发了。夏季的沙颍河青碧如玉,两岸绿树蓬勃,宛若青龙。阵阵清凉的河风从郭东伟肩头掠过,让他感觉很舒适。

郭东伟今天的目的不变——用鱼鹰逮鳖。

老鳖又名甲鱼、团鱼、王八,是非常珍贵的淡水物种和具有药用价值的高级滋补食材。

经过一个月的摸索、尝试,以及人与鹰、鹰与鳖的磨合,郭东伟期待今天会有更大的收获。

农谚说:“麦小满,鳖下蛋。”过了小满是芒种,芒种之后到夏至,这期间,老鳖下蛋最多三轮儿,到麦茬烂时,就不再下蛋了。

如今时令已过小暑,鱼鹰逮鳖已到尾声。

会逮鳖的鱼鹰很少。鱼鹰都会逮鱼,但会逮鳖的不到十分之一。有的笨鹰,一辈子也学不会,到老也只是认识——鳖是鳖、鱼是鱼。

几十年来,在沙颍河很少能见到鱼鹰逮鳖的传统渔猎景象了。一是因为鳖少,二是缺少逮鳖鹰。2000年以后,随着水质越来越好,沙颍河中的野生鳖从无到有、从少到多,再次唤起了人们的记忆,让人们想起河沿儿的野生鳖见到人乱爬乱滚的景象。

45岁的郭东伟是沙颍河上年轻的老把式,他国字脸,相貌堂堂,身体健硕,沉稳干练。他从小跟爷爷和父亲玩鹰、放鹰,初中毕业后,拜师当时放鹰最有名的西华县叶埠口乡小寨子村的陈浩明老师傅。陈师傅今年七十有五,是当年西华县国有捕鱼队的队长。曾经,在沙颍河漯河到周口上下300多里这一段儿,陈师傅名气响得很。

因为得了陈师傅的真传,加上辗转去信阳、平顶山、漯河遍访名师,融会贯通,郭东伟掌握了河湖水库多种水域放鹰捕鱼的技术,成了当下沙颍河流域少有的会放鹰逮鳖的后起之秀。

也许有人会问,为什么夏天可以逮鳖,而逮鱼却多在秋冬季呢?

冬天天寒,老鳖冬眠,扎在水草下的泥沙中跟死了一般,鱼鹰很难发现。而夏天天气炎热,水温高,老鳖隔一两个小时就要浮出水面换气。这期间,鱼鹰就能够在水中发现老鳖,有机会用自己的鹰钩嘴把老鳖叨住。

而鱼类在冬天行动迟缓,游速慢,容易被捉。夏天,鱼类身体轻捷,游速极快,鱼鹰很难捕捉到它们。而且,食草鱼放在船舱中,夏天两三个小时就会死亡,很难存放。

家中有会逮鳖的鱼鹰,渔民对于捕鱼便没那么上心了,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逮鳖上。“鳖卧一滩,鱼卧一湾”,老渔民都知道这个谚语。

但相对于捕鱼,捉鳖偶然性很大。哪里有鳖,哪里没有,对于水域的判断,比捕鱼要难得多,加之沙颍河流域已多年未见鱼鹰逮鳖,郭东伟的鱼鹰有时一天逮不到一只鳖,有时一天可以逮住十多只,大的四五斤,小的斤把儿,更小的当年生或两年生的小鳖娃儿,就随手扔到河里,他说这叫“捉大放小,涵养鳖源”。

这天9点多,郭东伟带着七八只身经百战的成年鱼鹰下河了,地点选在沙颍河有名的险工段——老门潭。

老门潭位于中州名镇邓城镇上游,潭深数十米。据说,国家曾经派“蛙人”下潜,竟然没有潜到底。有一年,为了防汛,当地政府组织几辆大卡车拉石头,在此处填了一个月,当天填满,第二天早晨露出水面的石头又下沉了,最后只得放弃。当地人讲,老门潭通地下河。明清以来,沙颍河在此处多次决口。

郭东伟在老门潭纵鹰入水,头鹰“阿旺”带着自己的伙伴,利箭一般扎入水中。

冬季天寒水清,水下数米如空。夏天河水青黄,能见度低,老鳖在水中不易被发现,即被发觉,也会快速游动,游动的速度与鱼类不相上下。因此,如果不是隔一段时间就要换气,老鳖非常难捉。

就这样,在100多米的河段,七八只鱼鹰拉网般来回穿梭,竟然一无所获!

## 二

鱼鹰和人一样,越有鱼越有劲,相反,没有捕捉对象,热情和动力就会逐渐减小。

郭东伟在河边找到一片蒲柳树阴凉儿,带着鱼鹰们小憩,为接下来的猎捕积蓄力量。

其实,即便郭东伟不让休息,鱼鹰们也会罢工,主动到水边找到阴凉的地方,扇动着翅膀歇息。

郭东伟与自己的鱼鹰已经有了默契。

鱼鹰们也知道,最初,在汾泉河境内,大伙儿不是一天只逮了一只鳖嘛,也就二斤来重,按照野生鳖每斤最低百元的价格,连大伙儿每天吃的鱼钱都不够。前几天更差劲,一只鳖娃儿也没逮到。要不是“撿草打兔

子”,顺便叨了几条黄辣丁和小鲈鱼,主人的饭钱也要白白搭上了。

鱼鹰们觉得对不住和蔼可亲的主人,心里暗暗发力。果然,后面几天,在沙河、颍河交汇处的一片水域,叨上来将近20只老鳖,加起来好几十斤呢,够主人卖好几千元的!

逮鳖这种事,就是“三天不发货,发市吃三天”。

“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买卖,就是图个乐儿。”郭东伟说,“不挣钱,瞎高兴。放鹰顾不上生活,不是喜好,说啥也不能再干这营生!”

约莫过了半个小时,够一歇儿了,郭东伟又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,进入一片新的水域。

已经接近11点了。突然,河面上泛起一片网大的浑水,几只鱼鹰不约而同扎进浑水。头鹰“阿旺”在水底捉到了一只大老鳖,几个伙伴左右配合,有的用鹰钩嘴叨住鳖爪子,有的叨住鳖脖子,有的咬住鳖裙,大家齐心协力,把这只大老鳖叨出了水面。

郭东伟驾船急速行驶,用硕大的抄网,把几只鱼鹰连同那只鳖都捞上了船。用眼一瞅,那只鳖足足有5斤重!

接下来,在这个水域,鱼鹰们接二连三逮了五六只老鳖。

此前的失意与劳累,一刹那烟消云散。鱼鹰们和主人一样,高昂头颅,呼朋引伴,个个洋洋得意!

青碧的沙颍河水面上,水天倒映,岸边生机勃勃。

一只5斤重的野生老鳖,你知道要生长多少年吗?

“至少10年。”郭东伟说,“野生老鳖在河湖水荡,一年只长二三两,三年才长到一斤左右。老鳖个体生长速度有别,但一年内最多不差一两。”这也是老鳖作为大补之物的珍稀之处。

现在的行情,一斤以上的野生老鳖,每斤最低能卖到100元;两斤以上,每斤120元,越大越贵。5斤的老鳖,可以卖到几百甚至小一千元。而人工养殖的马蹄黑鳖,几个月就可以长到一斤多,每斤价格只有20元上下。至于营养价值,简直天差地别。野生老鳖“可补瘵伤,壮阳气,大补阴之不足”,素有“美食五味肉”之称,为水产品中的珍品。

老鳖如何分辨野生和人工养殖,郭东伟说可能不能只看颜色。野生鳖的颜色有的发灰,有的发黑,有的发青,有的发黄,即便同是沙颍河里生长的,同样的水质,相差几十米河段,颜色也不同。

“这主要取决于河底泥沙的颜色。生长在淤泥中的老鳖发黑,砂礞中的发黄或发青,但营养价值一样。”

“我们老渔民,即便是放生到河里三五年的老鳖,也能一眼分辨出来!”

## 三

鱼鹰逮鳖最多的时间段不是上午,往往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。这个时段天气热,鱼鹰会不会中暑呢?郭东伟说,天再热,水面的风也是凉的。鱼鹰出水入水,加上水底温度稳定,在夏季也是能够劳作的。加之中间会休息,鱼鹰基本没有中暑的风险。

相对于高温,鱼鹰工作面临的

最大危险还是它的对手——老鳖。老鳖通身浑圆,没有容易下嘴的地方,鱼鹰捉鳖是“乱不择口”。常人都认为老鳖在水下不咬人,郭东伟特别提醒我:“这是假的。在水下,老鳖照样咬人。而且,老鳖咬人不丢口,俗语‘死鳖’就是这个意思——咬住了死不丢口。”

“特别是夏季,二三斤的老鳖,被它咬住了就得掉一块儿肉——绿豆一样大。野生老鳖野性极大,被捉住了还会拼命拽,‘刺啦’一下能把鱼鹰的皮毛和肉一块儿撕掉。”

也难怪,兔子急了都咬人,何况是食肉的老鳖呢?

这就苦了鱼鹰。鱼有鱼鳃、鱼眼睛,容易下嘴叨住,老鳖皮糙壳硬,难下口,且极机警,很难捉到。

郭东伟说,老鳖一旦处于危险中,会乱咬,不论是鱼鹰的脸、爪、翅膀,甚至鹰嘴,都会被它咬住。被咬疼了,聪明的鱼鹰会主动放弃,刚学会逮鳖的年轻鱼鹰却死不丢口,因此他手里的鱼鹰,今年受伤的就有三只。

“鱼鹰被鳖咬,不怕咬肉,就怕咬嘴。钩子受伤了也会流血,疼得鱼鹰合不拢嘴。往往这样的鱼鹰都是敢于牺牲的好鱼鹰!鱼鹰被伤了钩子,‘武功’就暂时废了,要好吃好喝伺候着,经过两三个月的精心喂养,秋冬季才能重返战场。”

鱼鹰捕食,如遇黑鱼,反击是猛且有力的,能把鱼鹰在水下闷死,但老鳖对于鱼鹰则构不成生命威胁。

下午4点左右,郭东伟的鱼鹰一口气又逮了十多只老鳖。

收工,回家,郭东伟似乎很急迫:“你不知道,老鳖最怕蚊子咬!被蚊子咬了一口,十有八九活不成,三两天就死了。”

天黑前,郭东伟要把生猛

的野生老鳖带回家放进水池。老鳖不同于食草性鱼类,只要勤换水,即便在炎热的天气里,也能活得很好、很久。

此时,沙颍河两岸的田地里,仍是热浪蒸腾……



普济门

沈湛摄

## 诗歌

## 抒怀

姚彩霞

风  
丝丝缕缕地上飞舞  
三月的杨柳  
俘获了它

杨絮  
一身白色的嫁衣  
注定在风的心窝里追寻  
曾经在春天立下的誓言

月光  
醉成了一蓬莲花  
晕染了  
夜晚的天空

垂柳  
婀娜成一瀑青丝  
傍着脉脉含情的湖岸  
风起,一吻,再吻

纯真  
也像花儿一样  
盛情绽放  
染遍了一季的烂漫

向日葵  
面对无敌的阳光  
纵然疲惫不堪  
也要忠诚地擎起沉重的快乐

梦  
素面朝天的湖面  
被一场猝不及防的烟雨  
溅起了如诗般的梦

雨竹  
在刻满岁月的年轮里  
那颗冷雨掏空的心  
依然笔直,虔诚

老屋  
阳光不愿光顾的老屋  
窗户突然被撬开  
闯入的不是温暖而是刺眼

老爸的石榴树  
绿肥红瘦绽满了枝头  
不给春风留一点儿空隙  
他把微笑搁浅在嘴角

桃花  
树杈交织的五线谱上  
桃花忘情地嬉戏  
把春天荡成了秋千

千年白果树  
一场风雨的洗劫  
摇落了白果树千年的春秋  
摇不落蛰伏千年的日月星辉

## 咏红旗渠

繁星

## 咏红旗渠

太行巍峨漳水长,  
千年相伴自苍苍。  
一锤一钎平凡做,  
十年成就不寻常。

注:张买江的父亲在修建红旗渠时牺牲,张买江13岁开始修渠,是当年修渠时工地上最小的建设者。

## 红旗渠英雄谱之李改云

红旗渠英雄谱之杨贵  
胸中装着信仰,肩头责任沉重。  
心怀百姓疾苦,脚步追寻使命。  
太行山碑一柱,此身许党终生。  
英雄气魄谋事,造就无数英雄!

本是柔肩瘦面容,  
偏携铁锤险山行。  
挺身一跃是本色,  
谁不夸咱真英雄!

注:因崖壁塌方舍身救人,李改云右腿终身残疾。她用青春书写了人性的赞歌,也给红旗渠上留下了唯一一条用人名命名的桥梁——改云桥。

注:因崖壁塌方舍身救人,李改云右腿终身残疾。她用青春书写了人性的赞歌,也给红旗渠上留下了唯一一条用人名命名的桥梁——改云桥。

## 红旗渠英雄谱之任羊成

红旗渠英雄谱之张买江  
一照定格历史,父子两个奇兵。  
敢与霹雳赛跑,少年自古英雄!

出身贫寒艰难中,  
本待苦熬度人生。  
红旗挥出新天地,  
除险英雄任羊成!

注:任羊成是红旗渠工地凌空除险队长。

注:任羊成是红旗渠工地凌空除险队长。

## 随笔

## 一生风雨“裱糊匠”

刘猛

“两个胖子”,打一中国城市名,很多人应该都能猜到谜底。合肥位于安徽省的中部,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,“夏水暴涨,施(今南淝河)合于肥(今东淝河),故曰合肥”,古称庐州,宋代名臣包拯的故乡。

19世纪后半叶的合肥人才辈出,李鸿章、张树声、刘铭传等新型精英阶层在此地崛起,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之后,淮军由此成为晚清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。这些地方士绅具有一定的革新意识,敏锐感受到了社会危机和时代变化,并在后来的内政外交中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。

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李鸿章,字渐甫,号少荃,今安徽合肥人。赵尔巽在《清史稿》中称他是“中兴名臣”“社稷之臣”,充斥着史家隐恶扬善的历史书写程式。梁启超在《论李鸿章》中称:“吾敬李鸿章之才,吾惜李鸿章之识,吾悲李鸿章之遇。”倒有些惺惺相惜之感了。用晚年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,他这一生只是在做“裱糊匠”的活儿,“一日和尚一日钟,钟不鸣,和尚亦死矣”。

5月的合肥,天气闷热,只是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漫天飘着令人生厌的

杨絮。李鸿章故居,又名李氏家族旧宅、李府、李鸿章府,位于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步行街中段208号,是典型的江淮地区晚清民居建筑。淮河路步行街是合肥著名的商业街区,地处闹市,故居与周围的现代建筑物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夜晚游人如织,唯有李府大门紧闭,外面繁华热闹的世界仿佛与之无关,历史与现在也在那一刻彼此交融,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李鸿章故居陈列馆的展板上详细介绍了这位晚清重臣的生平事迹,从“引领洋务求自强”到“青史凭谁论是非”,李鸿章的一生可谓是半部晚清史的写照,“少年科举、壮年戎马、中年封疆、晚年洋务,一路扶摇”。作为清王朝的“文忠公”,李鸿章殚精竭虑地求洋法、习洋器,为自立张本,开启了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,然而甲午战争的烽火,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使他一辈子的事业扫地无余。这是时代的悲哀,也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。

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历来被评价为近代史上的“完人”,成为后世效仿的楷模,《曾国藩家书》更是现代人的修身治家的宝典。但相较于自己的学

生,曾国藩自始至终都是儒家思想的卫道者,面对洪秀全提倡的异端邪说,曾国藩毫不客气地说:“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,一旦扫地荡尽。此岂独我大清之变,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,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。”在曾国藩心中,名教才是他念兹在兹的国之重器,无怪乎他的谥号是“文正”。

如何应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?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给出的答案是自强、求富,“古今国势,必先富而后能强,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”。在维护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,实现中国的近代化,所谓“中体西用”是也。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,却不是实际推动者。徐继畲的《瀛寰志略》初刻时,因书对英国多有正面述评,被曾国藩认作“颇张大英夷”。面对夷人,夷情、夷务,曾国藩显得有些捉襟见肘,在那个人人沉浸天朝上国美梦的时代,学习西方是有风险的,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,稍有不慎便会成为众矢之的,小心翼翼的曾国藩未必敢冒这个险。

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,因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,回国后的李鸿

章成了举国上下声讨的罪人。没有了重要职务的李鸿章心有不甘地住进了北京贤良寺,等待复出的时机。1899年,李鸿章突然被任命为两广总督,千里迢迢来到广州。不久,义和团运动爆发,八国联军攻占北京,大清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,李鸿章被急调回京,负责与洋人谈判,再次当起了“背锅侠”。签订完《辛丑条约》,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又被铺天盖地的“卖国贼”骂名包围。彼时的李鸿章已没有青年时“丈夫只手把吴钩,意气高于百尺楼”的豪迈,唯余晚年“秋风宝剑孤臣泪,落日旌旗大将坛”的悲凉。时也,命也。

1901年11月7日,李鸿章病逝,谥号“文忠”,灵柩由北京运回老家合肥安葬。“窃念多难兴邦,殷忧启圣,伏读迭次谕旨,举行新政,力图自强”,他在遗折中仍旧念念不忘呼吁自强,希望当权者实行新政。1911年,李鸿章逝世十年后,武昌起义爆发,清朝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,他的修修补补最终也没能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清王朝。

舟大而水浅也。李鸿章终究只是时代的弄潮儿,无法成为真正的领航员。

## 道源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
投稿邮箱:zkbrdaoyuan@126.com